



夜间的战斗

16、17世纪的巫术和农业崇拜

[意] 卡洛 · 金斯伯格 著

朱歌姝 译

S 社会与历史译丛

夜间的战斗

16、17世纪的巫术和农业崇拜

[意] 卡洛·金斯伯格 著

朱歌妹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夜间的战斗: 16、17世纪的巫术和农业崇拜/

[意] 金斯伯格 (Ginzburg, C.) 著; 朱歌姝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

(社会与历史译丛)

书名原文: I Benandanti

ISBN 7-208-05874-1

I. 夜... II. ①金... ②朱...

III. 巫术—调查研究—意大利—中世纪 IV. B99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5)第112861号

I Benandanti: Stregoneria e culti agrari tra Cinquecento e Seicento

by Carlo Ginzburg

Copyright © 1966 Giulio Einaudi editore s.p.a., Torino

本书中文版权通过上海市版权代理公司帮助获得

社会与历史译丛

夜间的战斗: 16、17世纪的巫术和农业崇拜

[意] 卡洛·金斯伯格 著

朱歌姝 译

编辑、出版总策划 朱金元

责任编辑 吴书勇

封面装帧 王小阳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10.5 插页4 字数206,000

2005年12月第1版 2005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100

ISBN 7-208-05874-1 / K·1148

定价: 24.00元



注释中的缩写说明

ACAU	大主教教廷档案馆,乌迪内
ACVB	主教教廷档案馆,贝加莫
ASCB	市立历史档案馆,布雷西亚
ASCM	市立历史档案馆,米兰
ASL	国家档案馆,卢卡
ASM	国家档案馆,摩德纳
ASP	国家档案馆,帕尔马
ASV	国家档案馆,威尼斯
BCAU	大主教教廷图书馆,乌迪内
BCB	博洛尼亚(阿尔奇根那索)市立图书馆
BCU	乌迪内市立图书馆
HAD	杜布罗夫尼克历史档案馆
TCLD	三一学院图书馆,都柏林



前 言

16 世纪有段时间，盛行于弗留利一带奇特的宗教活动引起了教会的注意，尽管他们对此无计可施，而这个地区正是德意志、意大利和斯拉夫民族习俗的交汇处。这里指的是“慈善的行者”(good walker)的仪式性团体，他们从生来有胎膜的人中选出来，在一年中的某些夜晚恍惚出神或陷入深睡，这时他们的灵魂(有时以小动物的形式)离开躯体去参加战斗，他们拿茴香束当武器，为了一季收成的命运而反抗巫师组成的类似团体。他们还行医诊病，有着其他行善的法力。卡洛·金斯伯格认为他们的活动是曾一度在中欧广泛流传的祈求丰收的仪式，但是到了这个时期也许主要盛行于弗留利(还有立陶宛，出于自 17 世纪末起对仁慈的狼人这一极其相似制度的记载)这类边缘区域，同时他暗示斯拉夫甚或乌拉尔山、乌拉尔河—阿尔泰山的影响，这些当然还须留待民间宗教方面的专家下判决。

然而，他这部极其通俗易懂的作品要表达的真正旨趣却

不在这里。宗教裁判所(多少受到其代表对弗留利方言的无知,还受到威尼斯共和国的猜忌等障碍)没有弄清是什么催生了“慈善的行者”,因而竭力把他们纳入易于归类的属于异端的巫术活动中去,还逼迫其牺牲者承认参加了最为凶暴的半夜拜鬼仪式。更有甚者,这样荒谬的行径居然成功了。一系列调查和审判从1570年代展开直到1640年代,金斯伯格先生从各种档案中摘录的细节,展现了“慈善的行者”在此时十分敏感的教会的压力下渐渐把自己归为巫师(尽管尽力保持他们仁慈的职责)的过程。毫无疑问,对于他们来说,受到残酷的迫害而向巫师转变来得如此之晚,实属侥幸。教会插手农民的传统活动在这一事例中的主要影响表现在最终将导致这些活动衰亡。

书中个案发生在一时一地,但是对于“巫术”的一般研究,它同样中肯,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在此我们不同意玛格丽特·玛瑞把它当作对基督教充满敌意的古老的地下宗教,而认为它是很早就与官方正统宗教建立起共生关系的仪式性活动——最初本南丹蒂(benandanti)认为他们自己是反抗恶魔、拥护基督的斗士——但是在教会的政策下他们被迫走向反面。(被告中有个人认为他们的活动与“土耳其人、犹太人和异教徒”的活动相似)

卡洛·金斯伯格此书的旨趣也不仅在于他对16至17世纪宗教、魔法和巫术这一自1966年以来被广泛关注但却相当专业化的论题的探索,“复原这一时期农民的心理状态”才是他的初衷。近年来书写那些观点几乎无据可查之人的历史

成了一种普遍的尝试。正由于此,后来这些研究作品构成了人文科学的绝大部分。金斯伯格的功劳在于,在勒鲁瓦·拉迪里的《蒙塔尤》之前很久,他就认识到——与常常被假设的相反——宗教裁判所的资料让我们捕捉到了它的受害者的声音,让我们得以复原他们智力领域、公众和个人生活。它让一位具有高度技巧,最重要的是,极富想象力的史家做到了这些。但是已看过金斯伯格后一本书《奶酪和蛆虫》的读者将不用听我在这里赘述他的技巧和想象力。在这部早期作品中他作出了对探索大众意识的史家来说极具蛊惑和刺激的研究。有幸的是,你会发现这种研究在1983年比远去的1966年所具有的魅力要多很多。

E·J·霍布斯鲍姆



英文版序言

《夜间的战斗》面市几年后，英语读者现在有了英译本。《夜间的战斗》最初出版的那个时期，有关欧洲巫术的研究正在增多，其中不乏力作。这一最初被认为略强于好奇心、现今已成为流行的研究课题，研究这一问题的新作正在汇成一股稳固且持续发展的潮流。尽管如此，抛开所有的谦逊，我相信这本书仍然饶有趣味，甚至在今天比在十五年前更是如此，更能引起广大民众的注意而不限于少数专家。

1969年，E·W·蒙特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关注着《夜间的战斗》^①一书，进而向国际学术界引入了对这部用当今已属外围的语言（意大利语）研究外围区域（弗留利）的专著的学术讨论。在他的评论中，蒙特认为书中我所搜集和研究的资料

① E·W·蒙特，《当代的三个历史学家》，载《人文主义和文艺复兴文献》，31（1969），205—7。又见同一作者的文选 *European Witchcraft*（New York, 1969）第158—64页对本南丹蒂的讨论和引述。

为 M·玛瑞把巫术当作丰产祭仪这一陈旧(且不足信)的论点提供了意想不到的支持。另外,蒙特解释说被证实的仅仅是玛瑞论点中的一部分^①。这是一个重要的界定:实际上,玛瑞曾断言:(1)巫术根源于古老的丰产祭仪;(2)巫术审判中描述的半夜拜鬼仪式指的是真实发生过的聚会^②。我的书真正证明了的,即使是无意识证明了的,也仅仅是第一点罢了。虽然本南丹蒂和丰产祭仪之间存在着不容置疑的联系(我认为在这方面应该承认玛瑞论点中的“合理内核”),没有材料能让我们必然得出这样的结论即本南丹蒂确实像他们在供词中所描述的那样在一些地方聚会举行仪式^③。诚然,一些学者争辩说对于本南丹蒂,“没有更有力的证据能表明巫术存在”(J·B·鲁塞尔)或“他们仍是欧洲近代早期仅有的经过鉴别的巫师祭仪”(H·C·埃里克·米德尔福特)^④。如果推断来自于本南丹蒂和丰产祭仪之间的关联、有组织的巫师派别的真实存在,那么我认为这种解释毫无根据。同样,另一方面,我确信 N·科恩在与鲁塞尔(也出于对我作品的误

① E·W·蒙特,“The Historiography of European Witchcraft: Progress and Prospects”, *The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 2(1972), 443-4。

② M·玛瑞, *The Witch-Cult in Western Europe* (牛津, 1921 年版; 1962 年重印)。

③ 见上, 第 20—22 页和散见于各处。

④ J·B·鲁塞尔, *Witchcraft in the Middle Ages* (伊萨卡, 1972 年版), 第 41—2 页; H·C·埃里克·米德尔福特, “Were there really witches?” 见 R·M·金登主编, *Transition and Revolution: Problems and Issues of European Renaissance and Reformation History* (明尼阿波里斯, 1974 年版), 从第 203 页到 204 页。

读)激烈争辩中所下结论即“本南丹蒂的经历……完全是恍惚出神的经历”^①,也是不合理的。基于可资利用的资料,15—17世纪欧洲是否存在有组织的巫师派别似乎还不那么确定。然而就我看来,这是一种仅仅具有相对重要性的两难境地。那些持相反观点的人(他们仍是涉及这一主题的学者中的大多数)仍会不知不觉导向那些很久以前的教俗法官所持的观点,他们在问别人之前首先问自己,被告人是否亲身参加了凶暴的聚会。即使半夜拜鬼仪式曾是一种单纯的精神现象(但是这不能得到证实),对于历史学家来说,它的重要性也丝毫不会减弱。

这一点应该着重强调,正是因为本南丹蒂在巫术研究中由于某些错误的原因被过于频繁地讨论。没有人为这里所汇集和分析的材料空前丰富而置疑。但是资料的独特性质使之并没有瞄准巫师集会的真实性这一问题。这不得不在完全不同的路径上探索根源:法官的提问和被告的供词之间的鸿沟在几十年时间里逐渐变窄。P·伯克赞同我的观点,他用我所利用的一种手段看到了这一鸿沟,这种手段即民间文化的研究者可以通过广泛的申请智取对法院资源固有的限制^②。在现有的案例中有可能完成对普通社会阶层信仰状况的深入分析(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这不失为对欧洲巫术研究的一份

① N·科恩, *Europe's Inner Demons: An Enquiry Inspired by the Great Witch-Hunt* (伦敦, 1975年版), 第223页。

② P·伯克, *Popular Culture in Early Modern Europe* (伦敦, 1978年版), 第78页。

多少有些创见的努力),对于这种信仰,调查官只能慢慢与他们先入为主的意见达成一致。这里搜集的一组资料的独特性质使从内部入手(从对本南丹蒂的看法这点出发)的复原成为可能,它同时也证明了巫术的历史不必限于它所受镇压的研究。与巫术相关的民间信仰——正如特雷沃尔罗发轻蔑地定义,“村夫轻信和村妇歇斯底里的精神垃圾”——既不具有“普遍性”(因此缺乏特殊性),又不是没有研究价值^①。现今,女权运动的出现、大众文化的旨趣和神秘主义的时兴,都让这一点分外彰显。由于这个缘故,对这类研究遇困难的回顾则可以作为一种有益的途径。

我们接着会尽量扩大用于本南丹蒂的这一类型的分析:但是将会伴随怎样的后果呢?如果,本南丹蒂现象是带有完全反常特性的一段插曲,在时空上有严格界限,那么接受档案材料不寻常的性质,也就大打折扣。总的来说,它对于欧洲巫术史的重要性也就微不足道。

这里必须作出区分。凶暴巫术附在宗教信仰上的文化适应过程,就像本南丹蒂所做的,不是一个仅限于弗留利的现象。由于缺乏足够的资料而不幸未理出头绪的摩德纳地区的狄安娜祭仪,就存在着明显的类似物。结果,本南丹蒂的事例在欧洲魔鬼研究者、法官和调查官取得优势的道路上大放异彩。(在这一点上我们问自己:这是从何处开始的?这个问

^① W·E·波伊克特,《神秘崇拜》(海德堡,1951年版),第266页。波伊克特(不在1972年),第116页。

题我将在另一部书中着手进行。)

然而,本南丹蒂叙述的丰富细节中出现的复杂观念很难在弗留利之外找到类似之处。尽管如此,还有许多对应物可以补充进后面书页中已注明的那些。尤其要提出的是,在原版前言中提到并由 M·埃利亚德证实的本南丹蒂和萨满之间的联系,应该更加深入地推进^①。我打算在本书中致力于此。在时间延续和空间跨度上,从《夜间的战斗》开始的研究,将在某些方面得以综合,并在另一些方面得以延续。

卡洛·金斯伯格

博洛尼亚,1982 年

① M·埃利亚德,“Some Observations on European Witchcraft”, *History of Religions*, 14(1975), 从第 153 页到 158 页。但是在这一问题上(和其他与之关联的问题),现在可见 H·P·德鲁尔的重要著作《梦想时代:论野蛮和文明之间的界限》(法兰克福,1978 年版)。

意大利文版序言

在这部书中我研究了 16 世纪末到 17 世纪上半叶之间弗留利人的宗教态度，从广义上说，是一个农民社群的心理状态，但是从一种十分狭隘的观点来看：这一民间信仰核心的历史，作为特殊势力作用的结果，逐渐被巫术同化。这是至今仍不确知的历史中的一段插曲，但却在巫术和其受迫害的整个问题上给了我们很大启发。

大量不同的个人态度和行为从资料的分析中得以显现。整天与这些人和事打交道，一个人会有陷入过分琐屑的危险。尽管如此，我宁愿冒这个险也不愿每一步都运用诸如“集体想法”或“集体心理”这种概略而模糊的措辞。这些弗留利人的证言展现了几十年甚至几个世纪里个人私下的和通常是集体无意识的反应一直相互交织的趋势。很明显从这样的反应中不可能获得历史，然而抛开它们，“集体心理状态”的历史又变成了一系列不见人影的抽象趋向和势力。

这些资料的主要特点是它们的直接性。除了宗教法庭的

公证人把证词从弗留利方言翻译成意大利文之外,说这些农民的声音毫无阻隔地直接传到了我们耳边是很公平的,而不像通常所遇到的,经由一种在异常的和不可避免的扭曲心理的过滤后变得残缺而含糊的供词所传达的那样。

这样一种叙述似乎有似是而非之嫌,然而这导致了对研究的特殊兴趣。我们变得习惯于把它当作法官严刑逼供和暗示性提问的结果而接受那些巫术被告人的供词,从而否定它们含有任何自发的因素。更加精确地说,J·汉森基础性的调查^①已经证明凶暴巫术的形象及其附属物——与恶魔所订的契约,半夜拜鬼仪式,对圣礼的亵渎——是如何通过神学家和调查官的努力在13世纪中叶到15世纪中叶之间长足发展,以论文、布道、描图等形式逐渐在整个欧洲流传,最后越过大西洋。^②通过运用上述两种手段即严刑逼供和提问“暗示”对被告人供词的塑造,审判过程中供词以相当戏剧性的形式发生了转变。这种转变,如果更确切、更接近于现实地说,在原先存在的普通迷信观念中添上了调查官高度强迫接受的策略。正如我们曾说过的,所有这些都得到了彻底的证明,但此证明几乎总是依赖于教条详尽的细节,建立在智识水平之上。

① J·汉森,《中世纪的巫幻,宗教法庭,女巫审判和女巫大迫害的产生》(慕尼黑 & 莱比锡,1900年版;1964年重印);《关于中世纪巫幻和女巫迫害的资料研究》(波恩,1901年版)。汉森发展和证明了S·里兹勒所说的直觉是什么(《巴伐利亚女巫审判史》,斯图加特,1896年版)。

② M·特哈多·费尔南德斯, *Aspectos de la vida social en Cartagena de Indias durante el Seiscientos* (色弗尔,1954年版),第106页之后,第142页之后。

F·贝洛夫的努力^①证明，在严格限定的地域，由调查官和魔鬼学者塑造的凶暴巫术对于民众心理的渗透，只取得了微乎其微的效果。弗留利资源的异常丰富允许我们更加精确明晰地复原这一过程。它展露了一种像本南丹蒂迷信那样带有如此明显的民间特质的信仰是如何在调查官的压力下蜕变，以传统巫术的特殊相貌而告终。但是这种矛盾，这种存在于法官审讯中的潜在印象和被告人真实证词之间的鸿沟，允许我们接触到后来蜕变、又被智识阶层计划的叠加给抹杀的真正民众阶层的信仰。由于这种矛盾持续了几十年，本南丹蒂审判组成了复原这一时期农民心理状况的宝贵资料来源。

因而，当前研究的目标就是要用证明和建立汉森最初提出问题的途径。即使在眼界上受到限制，这一努力的创新之处也在于它让我们理解到和源于调查官的智识概念不同的民间巫术的意义和性质。启蒙运动的争论（在意大利以塔尔塔罗蒂为例^②）显而易见，并且理所当然对巫师的供词不感兴趣：他们认为真正有价值的是能够揭露迫害的野蛮和无理性。巫师的叙述作为荒谬的幻想和受法官酷刑和迷信的逼供而被忽略不计。面临艰难的破译，初步努力伴随19世纪下半叶渊博的研究而来，当时学者认为作为幻觉的结果是由使用含有毒品的药膏引起的，或者是出自病理学的状况，特别有可

① F·贝洛夫，《奥地利阿尔卑斯地区各州的女巫崇拜和女巫迫害》（柏林与莱比锡，1934年版）。

② 杰罗拉莫·塔尔塔罗蒂，《关于女巫晚祷大会》，第3卷（册）（罗韦雷托，1749年版）。

能是歇斯底里。但是最完美的研究和最优秀的例证都花大气力去极力——通常以一种多少反天主教或反教会的激烈而又明确的精神——解释宗教迫害的事件和机制。

对于巫师或假想巫师信仰的真正兴趣直到英国的埃及古物学家 M·玛瑞的研究才真正触及(如果我们排除米舍莱关于“造反的”巫师的浪漫颂扬^①)。^②因而后继者 J·弗雷泽对有关巫术和“原始人”的心理状况问题感兴趣,玛瑞没有把她自己限制在从人种学和民俗学的观点出发强调巫术供词的重要性。自相矛盾的是她推翻了可接受的手段——实际上与其说是一种有依据的手段不如说是一种本能的态度——重新估价了那些供词的可信度(对材料来源外部可靠性的实证主义判断)。根据玛瑞所说,被告描述的聚会是真实存在的,巫术是一种非常古老的宗教,是一种前基督教的农业崇拜,法官把它看作只是一种凶暴巫术来处理,多少有些故意误解的意味。尽管这个论点含有合理的内核,但它通过一种完全不加鉴别的途径被程式化了^③;另外,对这一假定的丰产崇拜的普遍性特点的复原是基于非常晚近的审判,此时调查官的计谋已经

① 朱利斯·米舍莱,《女巫,带有注释并以不同版本发表的原著》两卷本(巴黎,1952—1956年版);*The Sorceress: a Study in Middle Age Superstition*(伦敦,1905年版)。

② M·玛瑞,*The Witch-Cult in Western Europe*(牛津,1921年版;第2版,1962年,由S·伦西曼作序)。在玛瑞后来涉及这一主题的著作里,她满足于以一种僵硬的、令人无法接受的形式反复叙述这第一本书中已提出的论点。

③ 例如,见W·R·哈里迪的评述,载*Folklore*,33(1922年),第224页到第230页。

完成农业崇拜和巫术的同化(信魔者的夜半集会、魔鬼婚典等等)。然而,抛开这些严重的缺陷,玛瑞的论点在发表之初遭到人类学家和民俗学家的否定后盛行起来。如果我没弄错的话,那时所空缺的及其今天还留下来的问题在于对民间巫术的一个包罗万象的解释。而且那位英国学者的观点,经过对它最大胆断言的部分的提炼,似乎是合理的,因为在半夜拜鬼仪式中一种古老的丰产仪式的变形依稀可辨。W·E·波伊克特以这种缓和的形式重构了这一概念^①。

然而要证明民间巫术(与无法追溯到明确原始崇拜的诸如催情剂、符咒等普通迷信不同)事实上起源于一种古老的农业和丰产崇拜并不容易。对玛瑞作品的一项主要异议已经提出:我们不能不加鉴别地依赖巫师的供词而不去努力区分调查官的演绎和真正民间的声音。但这不是一个致命伤。J·玛克斯早已注意到一系列尽管有着明显的民间根源,而又在某种程度上与神学家和调查官描述的巫师的半夜拜鬼仪式相似的信仰^②。最近,L·魏泽尔-奥尔基于最早显现于10世纪记录的信仰确信民间的巫术和智识阶层所说的巫术之间存在

① W·E·波伊克特,《神秘崇拜》(海德堡,1951年版),第266及其后几页。波伊克特(他没有举玛瑞的例子)在他习惯的种族主义对比法中介绍了这一观点,他认为强壮的日耳曼人天生适合狩猎和作战,优柔的地中海人适合耕作和种植,他以此来“证明”巫术起源于后者。

② J·玛克斯,《对王太子妃地区的调查》(巴黎,1914年版),第29页及其后。(法兰西高等研究院图书馆,卷中206)